

15座環北京「縣城」：或古老，或年輕

北京，古老的都城，匍匐於華北平原上的超級巨獸，當代中國的「心臟」與「中樞」。然而，當穿梭於晝夜不息旋轉的大環線，習慣了在玻璃幕牆的反射中看夕陽，在橫流的聲色之中深陷於「大都市」的幻覺，也許從未有機會察覺到，就坐落於這座巨城的邊緣，其實緊密排列著十五座「縣城」。

在中國，縣城，無疑是最基礎、最自然、最牢固、也最具認同感的地理文化單元。而圍繞北京的縣城，除了廊坊市的廣陽區是一座地級市的中心城区，其餘的，從已經被升級為縣級市的涿州、三河，到固安、涿水、涿鹿、懷來、赤城、豐寧、承德（縣）、涿平、興隆、大廠、香河諸縣，再到天津下轄的薊州、武清兩區，其實皆可被稱為「中國縣城」。

這些縣城，距離首都、乃至這個國家的核心地標天安門，近則30公里、遠不過100公里；它們有些比北京城的历史還要古老，有些則是附庸著北京城的崛起而興的年輕聚落；有些對於北京人而言還算「有所耳聞」，有些則完全沒有存在感，隱匿在首都高光的陰影之中；有些淪落為通勤睡城，早已失去本土自有之風俗，有些則尚保留著自己的傲骨，尚未被強勢的北京風氣同化。

但無論如何，這些縣城，都是數百萬人的故土，都是歷經千百年風土流變、凝結著先人苦心的宜居之所。只是，在北京城向四周擴張兼併的历史中，它們碰巧被定格在了邊界之外。一方面，它們為此而感不甘與無奈；另一方面，它們又無時不在承接著北京的雷霆與雨露，與這座超級城市發生著曖昧的溝通與交互。

涿州與薊州

環京有如此多的縣城，它們各有特色，脈絡紛繁。但如果非要在這一圈相互勾連的縣城之中找到一個敘述的切口，不妨先從京西南的涿州市、以及京東北的薊州區，這兩座名字中帶「州」的地方入手。

涿、薊二州猶如兩顆釘，牢牢釘在太行山與燕山腳下，鎮守著北京的西南與東北門戶，同時也成為環京諸縣之地理文化分野。

而更重要的是，在環京諸縣之中，涿、薊二州，歷史最為悠久、沉澱最為厚實。如果說如今的「大哥」北京城，是當年幽燕地區平原上諸多古老聚落之中，因天時地利最終脫穎而出的優勝者，那麼，涿、薊二州，無疑就是當年最有力的競爭者。事實上，自秦漢起，「涿」就與「薊」（即現代北京城的前身，非如今的薊州）並行發展，並無明顯的高下分別。此地不但是劉關張相識起兵之處，更是成為過整個幽州地區（即如今的北京地區）的行政中心。到了唐代，范陽（即涿州）一詞已經可以用來指代如今的整個北京地區。「范陽盧氏」更是光彩熠熠，名耀九州，直到今時今日仍在不斷為涿州爭光。

涿州至今仍留存著頗多古跡。作為遼國幽雲十六州最南疆之重鎮，涿州古城之中屹立著兩座精妙的遼代磚塔，是為該城最重要的地標、以及研究遼宋對峙歷史的重要遺跡。另外，涿州城北跨過拒馬河的永濟橋，亦是京畿地區最重要的古橋之一。

涿州一向繁華。乾隆皇帝稱其為「天下第一州」，京城舊諺亦有「精涿州」之說，可見即使對於舊時代高傲的北京人而言，涿州也並非窮鄉僻壤。而哪怕在城鎮飛速同質化的今天，涿州仍保留著許多別有特色的民俗。譬如，每到元宵節，此地都會舉辦極為

盛大的燈會，舉城上下張燈結綵，各個鄉鎮大顯神通，無比熱鬧，是為京南一大盛景。

而如今，憑藉高鐵25分鐘即可到達北京西站的便利，涿州也正迎來越來越多的通勤北漂定居，但在諸多所謂「環京睡城」之中，涿州絕對是最有尊嚴的一座。在涿州買房的人，往往能夠更快地對本地文化產生認同與歸屬感，畢竟，這裡自古以來，就並不是一個全然「依附」北京而生的州府。

與涿州相比，薊州的狀況則又完全不同。薊州獨樂寺中的觀音之閣與其中的塑像，其營造史不甚詳細，但其壯觀與精美卻是有目共睹、有口皆碑。無論是巨大斗拱顯示出的大氣與精絕；還是站在山門之中，參拜者與菩薩的雙目對視的巧思；還是很可能出自李白之手的題字，都讓其成為毋庸置疑的國寶。放眼北京城及其周邊的古建築，獨樂寺更是堪稱首屈一指、獨一無二。

僅為一座獨樂寺，就值得專程來一趟薊州。更何況，薊州城中保留著大量的古代廟宇、塔苑與文物。它們分散在一座方方正正的古縣城輪廓之中，勾勒出這「古漁陽」歷史之古遠、傳承之細密。而薊州人，亦向來對文物十分愛護，據說明清之交，清軍屠城，此縣百姓聚於獨樂寺之下，拚死保護，城雖被屠，寺廟最終無虞，令人動容。

薊州雖然為環京縣城，又有如此重要的國寶鎮縣，但相比北京人，薊州對於天津人的意義其實更加重大。每到週末或者假期，大批天津人便會蜂擁進入薊州。對他們而言，獨樂寺可能還沒那麼重要，反而是盤山景區和於橋水庫，可以讓他們縱情遊山玩水，吃魚吃蟹。畢竟，這裡是天津唯一一個有山的區縣，是天津人絕對不能失去的「後花園」。

京東與京南的縣城

涿、薊連線以東，所有的縣城都處於平原之上，包括中國最有名氣的飛地「北三縣」，天津市的武清區、廊坊市（當然它不是縣城），以及廊坊下屬的固安縣。

北三縣，即與北京隔潮白河相望的三河（縣級市）、大廠、香河三縣，它們在北京的存在感很強，無論是街頭巷尾隨處可見的香河肉餅，大廠喜來登酒店門前焦急等待的追星者，還是傍晚的國貿排著長隊等公車的燕郊北漂，都在宣示著它們與北京關係之特殊。北三縣，尤其是其中最為人熟知的燕郊鎮，之所以在環京縣城之中如此重要，根本原因在於此地與北京中心城区距離實在太近。從燕郊駕車到天安門，僅30餘公里。如果算到距離國貿CBD、乃至朝陽區東部一些片區、通州區的路程，燕郊在地理上的優勢更是碾壓絕大部分的北京遠郊區縣。北三縣，猶如北京地圖上的一個bug，「河北的房價、北京的生活」，吸引了無數北漂前去買房、安家，說燕郊是「中國第一睡城」，絕無爭議。

然而，每日擁堵不堪的檢查站，被立起嚴密鐵絲網的潮白河，腰斬後長期低迷的房價，在過去幾年，讓此地成了不少北漂又愛又恨的傷心之地。

儘管燕郊的現狀十分具有戲劇性，但它毋庸置疑已經幾乎是中國最繁華的小鎮。鱗次櫛比的商品房小區，大量成熟的商業配套，以及即將開通的地鐵，都表現出這片土地上聚積著的巨大能量和強大韌性。

而相比完全因為吃到了與北京的距離紅利而迅速崛起的燕郊，三河市區，以及大廠與香河，如今雖然亦多多少少有「睡城化」之傾向，卻仍保留著不少京東地區本土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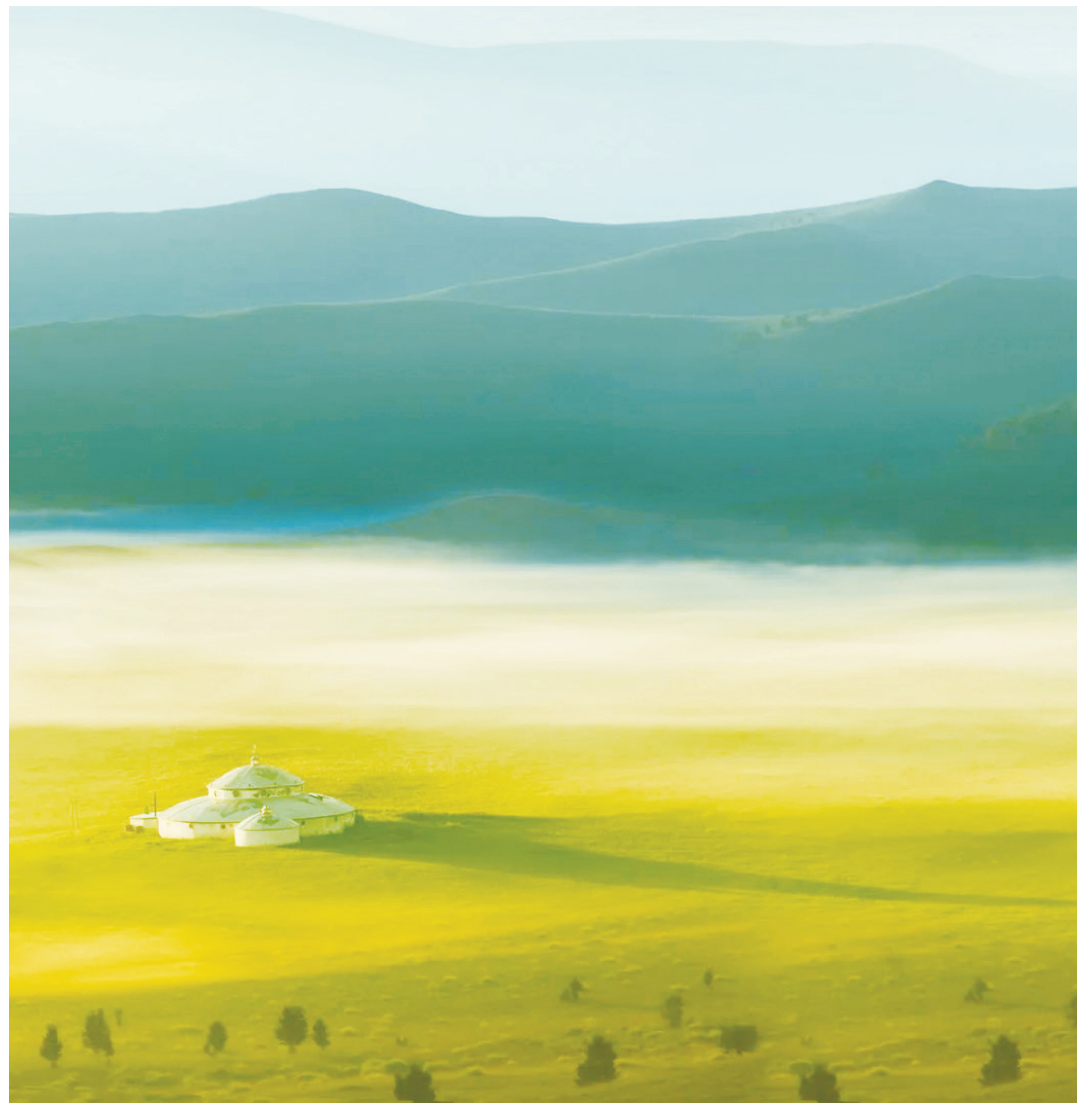
俗。

大廠是回族自治縣，此地的回民，多於明代經南京—滄州—大廠的路線遷來。直到如今，大廠仍是北京人優質牛羊肉的主要來源地。大廠人也十分擅長做生意，尤其是開飯店，明清以來，大量的大廠人去京城開館子，其中最著名的，莫過於至今仍在營業的老字號「烤肉宛」，此店由大廠大馬莊宛氏族人經營，自清代中葉起就名滿京城，是京東回鄉的一大榮耀。

大廠人十分擅長做牛羊肉的肉餅，但不如香河人所做的有名。據說，主打皮薄餡大的香河肉餅，其前身可被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突厥餅。

緊鄰著香河的，是天津的武清。此地處於京津之間，亦是一座早年頗受北漂追捧的買房、定居之地。在這裡買房的人，盤算著一邊享受著隨時乘高鐵往返北京的便利，同時讓後代享受到天津的高考福利，可進可退。此縣境內，亦建有一座堪稱魔幻的「佛羅倫薩小鎮」，因其體量極大，設施誇張，亦有效的吸引了不少北京、天津的遊客前往。

至於固安，其實亦是一座十分古遠的老城，在古燕國的時代，此處便設有「方城邑」。固安、永清、涿州這些地方，原本盤踞於大平原之上，向南一望無際，沒什麼天然的分界可言。但它們恰恰是遼宋時代幽雲十六州的邊界，幾百年前的恩怨，如今仍在這片平原上留有殘影：在固安、永清的境內，留有許多遼宋對峙的地道、戰壕、水溝、植被遺跡。它們中的一些已經被開發為景點，一些則尚散落在田間地頭，為過往之交通平添障礙。



▲承德豐寧，壩上草原風光。

京西與京北的縣城

涿、薊連線以西，便是廣大的山區，也是中國的第二階梯。處於此範圍內的環京縣城，包括了屬於保定市的涿水縣，屬於張家口的涿鹿、懷來、赤城三縣，以及屬於承德的豐寧、灤平、承德（縣）、興隆四縣。

眾所周知，包裹著半個北京城的大山，與複雜的長城防禦體系一起，為北京城的西與北提供了明確的邊界。而這個邊界，具有十分明確的排斥意味——在某種語境下，出了長城，即是化外，是遊牧者的天地，是屯兵的堡壘和採集狩獵為生的山民，所以，京西、京北山中的諸縣，雖然與首都的直線距離並不算遠，但在與首都的交互上，卻往往不甚密切。

比較典型的，就是張家口的涿鹿縣。事實上，此地離北京天安門的直線距離不過幾十公里，但是，哪怕在今天，從涿鹿到北京，亦尚無不繞道其他縣而直達之道路。這使得北京人提起涿鹿縣，往往以為其十分遙遠，殊不知，涿鹿縣東部的大部分鄉鎮，就隔著眼前那無法逾越的高山與長城，與北京緊緊相鄰、望而不得過。

在北京周邊山中的諸多通道之中，軍都陘，即所謂的「居庸關關溝」，無疑是最重要的一條。歷史上，北京城多次危機存亡的節點，無數征伐與抵抗，都發生在這條狹窄的峽谷之中。而這一古老驛路指向的環京縣城，便是張家口的懷來縣。

自從1958年居庸關外的延慶縣被劃歸北京，懷來就成了軍都陘古道上「上風上水」的「京北第一縣」。而上風上水卻並未讓它佔到什麼便宜，為了修建官廳水庫，供給北京市民的飲水，擁有有1200年歷史的懷來縣城，被淹沒在水底，至今仍令人扼腕。

不過，縣治的搬遷，並未妨礙懷來交通咽喉的地位。古老而壯觀的雞鳴驛，記載著屈辱與滄桑的土木堡，仍佇立在懷來境內古老的驛路上，供過客觀瞻。時至今日，百年前的車馬干戈聲猶在耳，公路、鐵路、乃至高鐵卻早已一條條地鋪展於此，隨著交通發達便利，此地從農耕到遊牧、從文明到荒蠻的古老分界也漸漸模糊。

同樣被河谷連接的山地縣城還有兩處。首先是被拒馬河河谷連接的保定涿水縣，涿水的縣城其實是平原，在歷史文化上趨近於涿州。但涿水西部即是太行山，拒馬河峽谷從涿鹿蜿蜒穿行於此，再貫穿到北京房山，

峽谷中亦有古道，但更難得在風光秀麗，涿水的野三坡景區、房山的十渡景區，皆為這一峽谷中享有極高人氣的觀光遊樂之地。

在北京北部，白河峽谷亦是一個十分秀麗的風光帶。經由此峽谷與北京連接的，是張家口的赤城縣。由於白河峽谷蜿蜒險峻，並不是全段都容易通行，因此，雖與北京山水相連，赤城卻並不似懷來那樣與北京關係密切。明代以來，赤城長期作為外長城防禦體系中的屯兵城，負責居庸關外圍的拱衛，算是一處見識過無數滄桑的古堡。

而除了古老的長城遺跡，赤城境內亦擁有十分奇異的地理地貌，以及極其壯美的自然景觀。那裡的大山深廣難行，荒涼而神秘，其中更是藏著不知經歷了多少年頭與故事的古廟、石窟、遺跡，是十分值得關注與探索的小眾目的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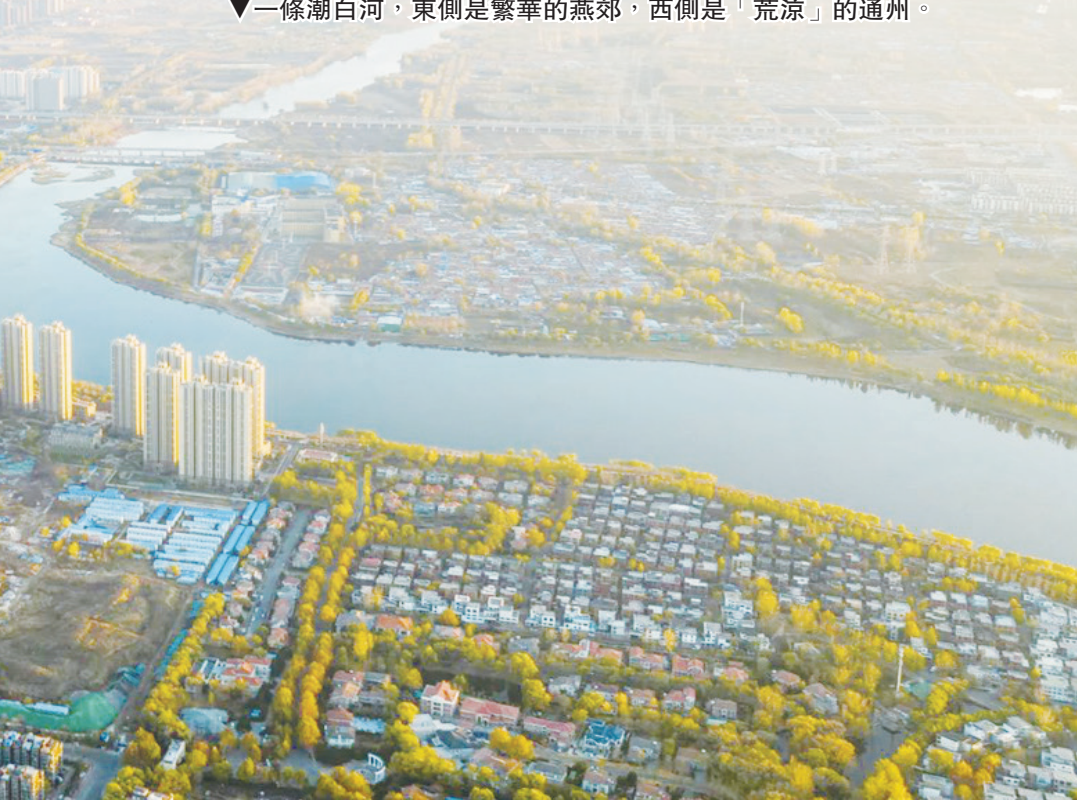
至於承德下屬的豐寧、灤平、興隆、承德四縣，無疑是環京縣城之中是最年輕的聚落。明朝永樂帝遷都北京後，出於軍事方面的考量，勒令古北口以北的居民全部遷入長城之內。此三縣所轄之地，就此漸漸變成荒蠻的山野，動物快樂棲息的樂園，以及蒙古部落來去如風的遊牧場。

直到清中期，避暑山莊逐漸建成，這三座縣城的建制才被陸續設立。尤其是隔著京北的重要關隘古北口，與北京相接的灤平，成了皇帝巡幸避暑山莊的必經之路。從康熙到咸豐，皇帝們與他們浩大的隨行陣仗路過灤平竟有數百次，留下了大量的御路、行宮、廟宇與野史傳說。而此三縣能夠興起的另一個、也是更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清代「口外建莊」政策。彼時，不少有軍功的滿族人，被允許在古北口外跑馬圈地，設置莊田。

而直至今日，人們仍能在興隆這樣的承德縣城，十分真切地感受到東北文化、蒙古文化、滿族文化、京城文化那尚不圓熟的交融。承德的環京三縣，風景亦十分秀美。尤其值得一提的，是豐寧縣的壩上地區，所謂「壩上」，即河北北部陡然抬升的高原，其地理氣候條件與壩下差異迥然，因此有著距離北京最近的大草原景觀。每到週末，便會有許多的北京遊客自駕前來，在大草原上騎馬、烤羊、露營，然後驅車降落1000米的海拔回北京上班，這也算是住在地理階梯邊緣的一大美事。

作者 / 大蹦蹦

本版圖文均據「地道風物」微信公眾號



▼一條潮白河，東側是繁華的燕郊，西側是「荒涼」的通州。

